

如井的父爱

□ 黄山 崔志强

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,如他耕作的土地,但我却感觉到他深深的爱。

小时候他对我很严厉,几乎不开笑颜,即使有一次跌倒,以致半天爬不起来,他望见都不发一言,我只得自己默默站了起来,把委屈和泪水全咽到肚子里去。我以为他没有爱,但我清晰记得其后一次去小姨家吃喜酒,下雪天,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,白天尚好,雪不厚,等吃好,雪就严严实实封在大地上。如果只是厚也无所谓,关键是冷,含着雪花的风一吹到身上,冷得直打哆嗦,冷到骨子里,我瑟瑟发抖。父亲却说他并不冷,并且脱下他的外套披在我身上,我感觉暖意一下弥漫全身。我以为父亲真的不怕冷,哪晓第二天父亲没有起来,风寒让他整整躺了一天。

我工作后,父亲就很少板着脸,大多笑意盈盈,但他的爱还是默默无言,无声流淌在行动上。我记得有一次想吃鱼,跟姐姐说了,其时在一个山旮旯教书,来去一趟得两三个小时,不知怎么传

到父亲耳里。那时也是下雪天,但父亲二话不说,当即跳到冰冷的河里捉鱼,好歹逮了一碗,立即让妈妈煎了,当天让姐姐拿上山。当我接过搪瓷缸,我还感觉到搪瓷缸的温度,鱼还冒着热气。

在他病重住院期间,我陪夜,听隔壁床的人说你父亲晚上用手摸你的头。我当时还真没感觉到,但当晚我留意了。果然朦朦胧胧间,父亲的手游移过来,在我头上逗留,在我脸上逗留,最后停留在我的头发边。父亲的手很粗糙,长满岁月的老茧和劳动的沟壑,但我当时并不感觉到刺激和硌人,而是感觉一股厚厚的暖意。我当时认为父亲只是睡不着觉,一时兴起摸我的头,哪晓日后想想,越想越让我疼痛,原来父亲是表达一种眷念,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,想表达对儿子的一种爱,一种关怀和呵护。

如今父亲已走了十二年了,可他的音容笑貌仍活在我心中,特别是他的爱随着时日的流淌越来越深厚,如山如井,让我感觉那不绝、涌溢的爱!

宁静中的美丽

□ 合肥 吴梅

宁静之美,美在淡雅;宁静之美,美在境界。生活中有很多的美丽都蕴藏在宁静之中。

那次采风去一个古村落,村落里的阡陌小巷中,全都弥漫着旧时光的气息。错落有致的古朴民居,历经沧桑的古树,水质清冽的环村小溪,还有那溪边石缝间厚厚的墨绿青苔,处处都沾染着浓郁的古朴味道,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。不经意中你会看到,村中人家院墙边,看家狗随意而舒适地趴在地上,漠然地看着路人,一副见多不怪的样子。村落的尽头,有棵大约三人才能合抱的古树,我在树下伫立很久,才轻轻捡起地上的一枚落叶放在手心,宛如捡起一段悠远的时光碎片。古村的气息让我迷恋,那一整天,我都在村落的腹地踟蹰,宛如步入了一幅淡泊幽远的油画境地。

上班途中,总要经过公园门口。每天早晨,我都会看到很多老人在公园的小广场上或练太极、或舞剑,他们舒缓、沉稳、宁静的状态让我深深地羡慕。是啊,这般年纪,不必忙功课,不必忙生计,喧嚣的外界不会再让他们烦心了,繁琐的事务也不会再纠缠于他们了,豁达的老人们已习惯悦纳一切,如同深邃的湖水一般。宁静是一个静水深流的过程,它会让人在摒弃俗念腾空内心后,涤除纠缠很久的烦恼与焦虑,让生活变得从容与悠然。

突然间想起老家居所临近的那口荷塘,现在想来,那荷塘真是一道极美的风景。好多个夏日午后,我喜欢来到荷塘边,领略荷塘独特的景致和意韵。塘中,碧水盈盈,鱼儿喋喋。塘边,绿草丛生,灌木葱茏。那个时候,荷塘安静无比,只有不甘寂寞的虫子,在不远处的草丛深处进行着清脆的合唱。我随便在塘边挑了个石椅坐下,尽情地享受着荷塘的静谧之美,时而发呆,时而想想自己的小心思,时光安然,岁月静好。

好喜欢董桥曾说的一句话,爱书爱纸的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亮。我姑且也算是个爱读书的人吧!书籍给我一种安定感,能够让我在浮躁和喧哗的市井里找到一份灵魂的栖息之所。无数个深夜或清晨,我都静静地坐在家中的书房里,轻轻地翻开散发着墨香味的书页,顺着文字的脉络,去领略作品的深邃或诗意,并藉此攀登自己的生命高度。读着读着,我会发现那些好的作品,无一例外都带着作者的体温,是他们的生命痕迹、精神刻度,彰显出生命的尊贵、人性的光芒,同时,我也会从心底发出由衷感叹,好的作品就仿佛你心底埋藏多年的话,作者替你说了出来,你们在时光深处邂逅的一瞬间,情投意合,心有灵犀。读书时,心是宁静的,这宁静中蕴含着美丽,内敛着光芒。

宁静会让你细细品味生命的微妙,宁静会让你拥有闲看云卷云舒的情怀,宁静会让你谛听到花开时的喃喃细语。宁静是人生的一种美好境界,宁静之美无处不在,无论是人生还是心灵,我们都需要一些宁静。

口罩的真性情

□ 云南 汤云明

这个不平凡的2020年,新型冠状病毒伏击和劫持了回家路上的春风,让她咳嗽、发热、咽喉疼痛、呼吸困难地被隔离和围困在狭小的空间里。本是生机重现,开门迎接大好春光季节,人们的心情,却被白大褂、白口罩、白色病房、白色防护服、甚至白花哀悼淹没了。过年前的激动心情,以及对节日气氛的渲染,和过年时的冷清、无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这几个月来,我和一群头戴皇冠、杀气而来的病毒之间,只隔着一个口罩,几层纱布的距离。各种颜色口罩下,只剩下半张苍白疑惑的老脸,另外一半多时能露出来,还要看病毒的心情。

平常不起眼,也很少有人搭理,的口罩,突然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,成为进入银行、超市、车站码头必备的通行证。有意思的是,以前,戴着口罩不可以进入银行,现在正好相反,不戴口罩会被堵在门外。此时,出门在外,要是不戴口罩,就会被别人投以异样和躲避的目光,竟然有些脸热和不适应,只得赶快戴起来,才能合群。人们连开会、工作、锻炼身体都戴着口罩,互相之间看不见了真容与美丽,却得到了健康与平安。

这个春天,注定要和口罩一起祈祷、许愿;这个春天,口罩是最好的年货和吉祥物;这个春天,一开尊口,总是一罩难求。为了买到口罩,有些人顶着上街被染病的风险,壮着胆子“裸奔”过几条大街、多个药店,都没有如愿。在这样紧张的气氛和氛围里,送人几个口罩,将是这个新年最温暖、最无私的关怀和礼物了。

正因为平时用口罩得少,因而生产能力和社会上的存货都有限,一下子要人人配备,并且每天更换,的确是个很大难题。特别是在春节前后,不少地方陷入了有钱也买不到口罩的境地,为了保障医疗卫生的需要以及让大多数人有口罩,它被成为国家管控调配物资。

由于供不应求,不少原本生产服装的企业临时改为生产口罩,各地也应急新建了许多生产工厂,全国人民都在为口罩努力着。我这里就有一家生产口罩的企业,由于外地工人已经放假回去了,只

能召回一些本地的工人,还要招一些临时工,才能维持生产,很多附近村民前来报名,还都说为防疫做贡献,不要工资。还有好几家食品、药品生产企业,把平时生产备用的口罩都捐献出来。

戴着口罩工作虽然不自在,但它能保障我们的安全,正像面对“封城”令那样的问题,国人和西方人之间在观念上就存在着很大差异,欧美国家很多人不顾病毒横行,为了所谓的“自由”,不愿意遵守政府的规定,甚至成为对立,导致疫情的扩散难以控制。而中国则不同,中国人自古讲究中庸、随大流、识大体顾大局,所以能遵守政府对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,因而很快就控制住疫情的大面积传播。

追溯渊源,世界上最先使用口罩的是中国,古时候,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开始用丝巾遮盖口鼻。19世纪,口罩开始应用于医护领域。20世纪以来,口罩成为大众生活的必需品。其实,古人发明口罩以来,除了起到遮挡灰尘、防止过敏、呼吸道疾病等作用以外,在历次的疫情或瘟疫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口罩就是在帮我们“治未病”,它是最适用、最有效、最经济的防护或治疗,这一层小小的布,用方寸之躯坚强以对,保护了自己,关爱着别人,它就是我们的免受病毒攻击的盾牌。

回想昨天,这个春天,比刚刚过去的冬天还要寒冷一些,五颜六色的口罩阻碍了欣赏百花争艳的心情;这个春天,久违的大喇叭、小广播再一次响起,它牵动着人心。城封了、路堵了、甚至人去楼空,太多的遗憾和无奈;在这个春天,我也为一群逆流向上的人而感动着。

这次疫情,也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和习惯了使用口罩,以及适应了分餐、公筷等卫生习惯。随着我国疫情的平稳和生产能力的提高,现在,口罩已经不紧缺了,一般药店都能买到,这是最好的事情。

但愿,口罩只是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的寻常之物,而不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争议品,或紧缺物资。

插画:荷塘边的浪漫

作者:白素菊

